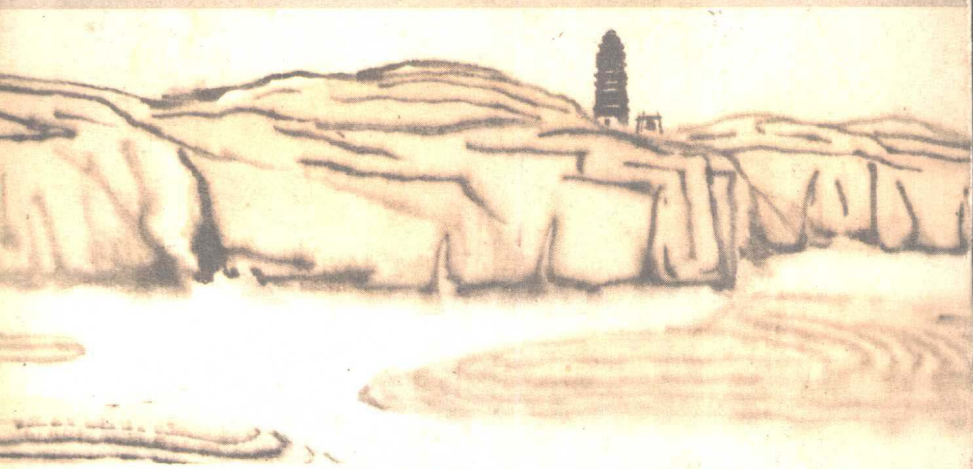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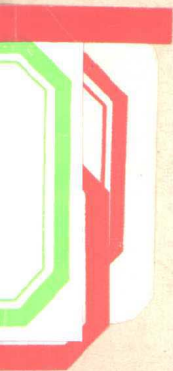




在毛主席周围

蔣泰峯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在毛主席周围



蔣榮畧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59年1月

在毛主席周围

蒋秦峯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道碧云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3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2 3/4印张 7插页

1958年7月北京第1版 1959年9月北京第5次印刷

印数 240,001—243,000 (内精装本 3,000册)

统一书号: 10009·346 精装本定价(4)0.50元



毛主席在延安



毛主席在工作



毛主席和农民谈话

目 次

毛主席来到延安.....	3
我們給毛主席代耕.....	8
毛主席和我們生活在一起.....	16
老乡們給毛主席拜年.....	22
毛主席給老乡們賀寿.....	27
毛主席追悼炊事員.....	30
毛主席飞重庆.....	33
毛主席哀痛“四八”烈士.....	38
毛主席的獎賞.....	42
毛主席最后撤离延安.....	47
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支队.....	51
給毛主席献馬.....	53
风雨夜行軍.....	56
敌人也听毛主席的指揮.....	62
陈老汉宁死不屈.....	65
毛主席渡过黄河.....	67
第四次轉移.....	70
艰苦的生活.....	74

毛主席不同意我团换装.....	77
新战士第一次见毛主席.....	79
毛主席在白云观的庙会上.....	82
这才到了东渡黄河的时节.....	84

毛主席来到延安

延安是陕北黄土高原的一座古老的城垣，多少年来就静静地躺在延河的南岸，群山环抱，流水蜿蜒。东北面的清凉山上，有万佛洞和古老的名碑，也有翠绿的松柏，四季长青。东面的宝塔山上，巍然屹立着宋代的九级宝塔。这两座夹着延河遙相对峙的峭壁，把延安装扮得更加美丽，也更加雄伟而庄严。延安，二十年前我们曾在那里愉快而自由的歌唱着：

夕阳照耀着山头的塔影，
月色映照着重边的流萤。
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，
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。
哦！延安，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，
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。

.....

哦！延安，你这庄严雄伟的城墙，
筑成坚固的抗敌的障线，
你的名字将万古流芳。

1935年10月，党中央和毛主席经过整整一年的二万五千

里長征，到达了陝北（陝甘苏区）。那时正逢粉碎敌人——蒋介石的三次“圍剿”的时候，中央和毛主席就住在瓦窑堡（后改为子長县）。直到1937年春天，中央和毛主席才来到延安。

中央机关、学校和一部分武装部队来到延安后，除驻扎在一些庙宇和公共地方，大部分都住在延安城内外的老乡們家里。毛主席也就住在延安城西一家老乡的寒窑里。这个窑洞里用具极少，除了一个土炕、一张破旧的單桌和一个破方凳外，其它什么也沒有。只零乱的堆着一些破旧的农具和酸菜坛，不时放出一股霉味。炕上只鋪着一层薄薄的干草和破垫被，毛主席就睡在这又冷又硬的土炕上。他經常携带的很多文件、地图、書籍、报刊，桌子上放不下，也只好堆放在这个炕头上。主席的行装素来极簡單，来到延安也还是一样：只有两床薄薄的棉被（一床盖，一床垫），一床白布的褥單，两套同战士們一样的單、棉軍装；到陝北以后，才添了一件老羊皮袄。这些东西只要一个粗布馬搭子就够装了；可是文件、地图、書籍几乎要占去一半的地方。馬搭里剩下的衣物，毛主席就把它作枕头。

主席习惯在安静的夜里办公。初到延安时还没有煤油灯，只好同老乡們一样点老麻油灯。他就在这暗淡的跳动的螢火似的灯光下，伏在桌上看文电、写东西。直到天明，人們都起床了，他还没有憩息，在考虑革命的大計。主席的“实践論”、“矛盾論”就是在这个时间里写成的。

警卫班的同志知道主席長時間的操劳，日以繼夜地忙于革命大事，影响了健康，他的臉頰消瘦，顴骨凸起，虽然精神充

沛煥發，但生活實在太艱苦了。大家內心都很不安，總想給主席把辦公的用品搞得方便和寬展些，炕上也想弄得柔軟、溫暖些、舒適些。可是想到毛主席經常所教導的照顧群眾的困難和疾苦、遵守群眾紀律的話，尤其剛到延安的時候，毛主席就不允許警衛班去向群眾借東西；想到這裡，誰也不敢再去向老鄉們借了。毛主席每次初到一個地方，總是慈母樣地對警衛班的同志說：“不要到處去麻煩老鄉們借東西，人家的東西也很少，自己還要用，要替老鄉們着想，萬一搞得不好，還要得罪老百姓。我們是人民的軍隊，群眾紀律很要緊，自己要克服困難，凡是能過得去的就算了。”

毛主席在這裡住得時間長了，跟老鄉們搞得很熟習很親熱，他每天下午在外面散步時，總要和老鄉們在一起談談家常，調查群眾的思想和生活。老鄉們有什麼大小事都向他說。住在他周圍的老鄉們，知道他就是大家天天想念的毛主席，就特別關心他的生活，注意他的健康。

有一天下午，毛主席出去開會去了。隔壁的吳老漢和他老婆，就把自己住的那眼又干淨又光亮的窑騰了出來，還留下兩張新桌子和一把靠椅，桌子上擺着為毛主席做的一大盤軟米糕和油饅饅，炕上鋪着厚厚的干草和炕席。吳老漢老兩口拾掇妥當以後，就笑嘻嘻的跑來向警衛班班長說：“同志，請你們把毛主席的東西，都搬到咱們這眼窑里來。”警衛班的同志都說：“這可不行！怎麼敢叫你搬家呢？毛主席不會同意，還要批評我們的。”吳老漢誠懇地說：“同志，咱們都是窮漢人，不是咱毛主席領導窮人鬧革命，咱們怎麼能翻身，你看咱毛主席

沒日沒夜為咱們謀慮革命大事，怎麼能讓他住那眼寒窩呢？這是咱們老百姓一點心意，又不是你們要咱騰的窩，那怕啥呢？如果毛主席回來不同意，我當面給他老人家說情，他要批評我來承受。”班長又向吳老漢解釋了一番，他還是不肯，還生氣地說：“你們不搬，咱們自己來搬！”警衛班的同志看到吳老漢這樣誠心懇切，實在推脫不了，就只好把東西都搬到窩里去了。大家又熱情、緊張地把吳老漢的東西搬到另外一個窩里去，還搶着給他們担水、劈柴。

到了深夜，主席才回來，一看同老鄉換了窩，炕上鋪了席子，椅子、家具變好了，增多了，桌子上還放了一大盤吃的東西，毛主席帶着疑惑的神色問：“小鬼！這是怎麼搞的？又搬了家咧！”警衛班長立即把今天的情形，向毛主席詳細地說了一番，毛主席笑嘻嘻地問：“你們是不是先向他們提過，那可不行啊！”警衛員又向主席重複說了一遍，主席連連點頭，笑着說：“好吧！那就謝謝他們。”

1937年陝北地區普遍的遭了旱災，糧食收得很少，又加上國民黨軍隊的封鎖，老鄉們的生活很苦，都吃的是黑豆、米糠、野菜。我們同老鄉們一樣吃黑豆和雜糧。毛主席也同樣吃這種飯。他每天只吃兩頓，菜也很簡單很普通，不是蘿卜、白菜，就是洋芋；油也很少，豬肉也只有一點點。有一次，我們跟東北軍建立了統一戰綫的關係，運來一大批大米和白面，供給部的首長給毛主席送來一些，毛主席看到了，就追問：“哪里來的這麼多大米？老百姓生活這樣苦，為什麼我們要光吃好的？”管理員把詳細情況告訴了他之後，他又叫管理員送回去

一大半，分給大家吃。

自从党中央和毛主席来到延安，这儿就成为陕甘宁边区的首府；抗日战争爆发后，这里也就成为全国人民向往和世界闻名的革命心脏；它是抗日战争的策源地，是八路军、新四军的总后方。全国千千万万的进步青年，象潮水一样絡繹不絕地奔向延安；还有經歷千山万水和国民党的重重阻撓来自遙远的南洋的侨胞；他們爱慕共产党，热爱毛主席，怀着滿腔的热忱，为民族解放、为人类解放来追求革命的真理。从此，这儿又成为培养革命干部的基地。人多地方小，沒有住的地方。毛主席就指示我們，要在延安的山头上、山沟里，自己动手建成无数的窑洞，盖起自己的課堂。

两三个月光景，經過成千成万人的劳动，延安周圍出現了一排排、一层层整齐而美丽的窑洞，远远望去好似一片一片的蜂窩一样；到了夜晚，万盞灯火燦爛輝煌，真象无数的高樓大厦。如今，延安变成更美丽、更堂皇、更为繁荣的地方。陕公、抗大、女大、魯艺、馬列学院、工校、党校……，就象雨后春笋一样，在这儿生長壮大。毛主席热爱青年，亲自講授哲学課程——矛盾論、实践論，来教誨培植千万个骨干；这儿到处是人群，到处有歌声，延安已成为中国革命的軍事、政治中心，也是新中国的經濟、文化都城。

这时已是1938年春天了，中央書記处在延安北楊家岭新建的办公窑洞也告成功了，窑洞前面矗立着朴素美觀的中央办公厅的两层大楼，再前面还建筑起一座簡陋的中央大礼堂。这时候中央和毛主席才有了一个固定的办公地方。毛主席和

中央書記處的首長們，才能經常集聚在一起策劃中國革命，指揮偉大的抗日戰爭。

我們給毛主席代耕

1939年4月，春天來到了延安，延河的冰凍漸漸地溶化着，沿河兩岸的柳行，垂着綠油油的長絲在春風里飄蕩，不時地散放雪花似的花絮在空中飛翔。滿山遍野的杏花桃花開放得格外鮮艷，還不斷地順着微風送來一陣陣的清香，叫人感到春天的興奮、愉快。

延安的機關、部隊、學校在這春光明媚風和日暖的季節，緊急地動員起來，熱烈地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，掀起了大生產的高潮，實現生產自給，克服經濟困難，減輕人民的負擔。每天早晨天還沒亮，人們爭先恐後地扛起鋤頭，肩着鐵鍬，一溜一行地奔上山崗，鑽進深溝，滿山遍野都是開荒的人群，到處升起一股股燒水、煮飯的青煙。愉快的勞動歌聲，傳遍了山野田間。東邊山上唱着：

開荒！開荒！前方的戰士要軍糧！

開荒！開荒！前方的戰士要衣裳……。

西面山上和着：

二月里來好春光，

家家戶戶種田忙！

指望今年的收成好，
多捐些五谷充軍糧！
加緊開荒，加緊生產，
努力苦幹，努力苦幹！
今年要開荒啊二十萬畝，
比往年要多打三十萬担糧……。

不几天功夫，延安周圍一大片一大片的野草荒山，都變成了金黃色的肥沃良田。

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，也在他住的窑洞不遠的地方開了一塊荒地。他每天利用休息時間，扛着鋤頭開荒、種菜。我們警衛排的同志總是搶着去幫毛主席生產。毛主席滿臉淌着汗水，怎麼也不放下鋤頭，反而干得更起勁了。他一面擦着汗水，一面慈祥和平地笑着說：“自己動手，克服困難嘛！這是大家的事情，我也應該積極參加。這是黨中央的號召，邊區政府的決定，我當然要堅決的執行羅！”古排長關切地笑着說：“主席，您太累了，該休息休息了！”主席笑嘻嘻地說：“不要緊！這算什么累，勞動鍛煉就是要出點汗水！”大家看到主席實在不肯休息，只好一齊動手，搶着去担糞、担水、種瓜、種菜、種洋芋，栽茄子、辣椒、西紅柿，一会儿就把任務完成了。毛主席沒有辦法，只好休息下來。

天色快黃昏了，主席就坐在地邊上，親切地把大家叫到跟前也坐下來休息，拿出普通的香煙來散給大家吸。他自己也燃着一支，邊吸煙邊同大家談話。他象慈母一樣關心地問着：

“你們一天明就上山生产，夜晚还要放哨，很疲劳了吧！？”

大家爭着回答說：“咱們青年人，都是庄稼汉出身，不觉得疲劳！”

主席又細細地問着：“你們警卫排訂了生产計劃沒有？除了开荒种谷子、糜子之外，是否还种菜、养猪、打柴、燒炭呀？”

古排長回答說：“咱們排根据大队部（中央教导大队）的指示訂了計劃，养猪、打柴、燒炭，我們去年就这样干了。”

主席又接着說：“耕田种地也要講究技术，深耕細作、多犁地、多鋤草、多上糞才行。老百姓不是說嗎？‘一籽下地，万籽归仓’，你們說对不对？”

大家一齐回答說：“对。一点也沒有錯！”

主席又很謙遜地接着問：“你們誰会种菜？”

古排長指着张班長說：“他是延安县的人，在家就种过菜。”

主席笑着說：“那很好，我就拜你做师傅。西紅柿我还会种，你教教我好吗？”

张班長臉色忽然变得通紅，微微地低着头，羞羞答答地笑着对主席說：“务菜我是务过，也务的不好！”

主席笑嘻嘻地說：“經驗不多不要紧，我們大家一齐来研究研究吧！‘三个臭皮匠，合成一个諸葛亮呀！’”

大家都嘿嘿地笑着，点着头，不知道回答什么才好。这时天已經黑了，主席就扛着鋤头朝回走。警卫排的几位同志搶拿着其它的工具，随在后面护送着主席。张班長在排長背后戳了一下，悄悄地說：“排長！主席啥都会，还要向咱們学习，

真是誰能在主席面前稱內行呀！你为啥要說我會種菜呢？”

當天夜里，警衛排的同志都議論紛紛。黨的小組長趙德義說：“主席謀慮國家大事這樣忙，這樣累，從天黑工作到天明，身體不好，還有病，怎么干勞動活？咱們還是想個辦法不讓他生產，要他安靜地休息！”張班長搶着說：“我會種菜，每天不等主席去生產，咱就把活干完，他就沒活干了，不是就休息了嗎？”古排長沉思地說着：“這個辦法好是好，就怕主席不肯休息，還要到我們的地上去勞動。同時，他今年的計劃還不小，要自給蔬菜三分之一，還要解決三個月的口糧。我看咱們多開些荒地，專門划塊土地替他代耕一年的糧食。大家……”排長話未說完，全排都歡騰起來：“好主意，好主意！”古排長接着又說：“咱們全排寫一個倡議書，請大隊首長批准，大家說好不好？”“好！”全班一齊叫了一聲。

第二天，吳大隊長、肖政委接到了這個信之後，非常贊同，立即要我召集生產委員會（我任全大隊生產主任），研究代耕糧的數字。於是，決定給毛主席及中央書記處的首長每人代耕粗糧一石五斗。大隊首長又召集大隊軍人大会，作了動員。全體指戰員一致響應。這樣，就掀起了更大的生產競賽高潮。枣園、侯家溝、楊家嶺、藍家坪，凡是我們大隊住的地方，滿山遍野都種上谷子、糜子和洋芋。開荒的土地超過原計劃兩倍以上。直接領導我們的康生同志，听到了這個喜訊，也親自來指導和鼓勵我們。我們也給毛主席和中央書記處的七位首長寫了一個報告。毛主席看到之後很高興，馬上就給康生同志打了個電話，請他轉告我們中央教導大隊的全體指戰員，感謝

我們對他的關心和愛護，並希望我們繼續努力，成為一支又會打仗又會生產的部隊。

5月開初，天氣漸漸熱了，毛主席就從楊家嶺移住到延安西郊的棗園（改名延園，這兩個字還是康生同志親筆寫的，刻在門口的石壁上）。這兒是延安近郊一個風景優美的地方，每年到了春天，這兒就成了百花齊放的花海：杏花開過桃李花開，桃花謝梨花來，丁香開放滿園幽香，吸引着無數的蝴蝶在花間飛舞，蜜蜂嗡嗡的歌唱。棗園的棗樹卻很少，梨樹倒很多。我們為了保衛毛主席和中央首長的安全，在大生產運動中增加副業生產，就向邊區政府把這個果木園（棗園）接管過來經營，挑選了兩個會培植果木的並有警衛經驗的老同志住到園里，除培植果木外，更重要的是擔負起首長們散步時的臨時警衛工作。

一天晚飯後，毛主席又從他住的小院里走出來，邁着穩健而緩慢的步子，下了小坡，來到園內散步。我同看管果園的周鳳榮同志，正在窩棚前面談着果園的生產問題，忽然看到主席穿着已經洗得發白的舊灰布衣，腳上穿着粗布白襪和一雙黑色粗布鞋，慢慢地走向我們這兒來了。我同周鳳榮同志不約而同地一面注視周圍的動靜，一面向毛主席立正站着，迎接我們敬愛的領袖。我渾身感到熱烘烘的，心跳得快要蹦出來了。一霎那間，毛主席笑容可掬地站到了我們的面前。我們向他敬了禮，毛主席連連地點頭，習慣地微笑着，上身略向前傾的，伸出手來，同我們親切地握手問好，我就慌忙地伸出一雙手來緊緊地握着。我們正在手足無措的時候，毛主席在旁邊的